

卷一

山林經濟籍序



文學柴生懋賢由四明抵畱都屠郡
伯幽交寄余山林經濟籍友人聚觀
之或曰山林而被之經濟是虛譽山
林也或曰經濟而歸之山林是小言
經濟也余竊謂其不然易乾卦六龍
龍德一耳飛見躍潛乘乎其時孔子

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
以弗用弗用而可見之行非經濟而
何噐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
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噐欲常用體
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蠱者事也上
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不事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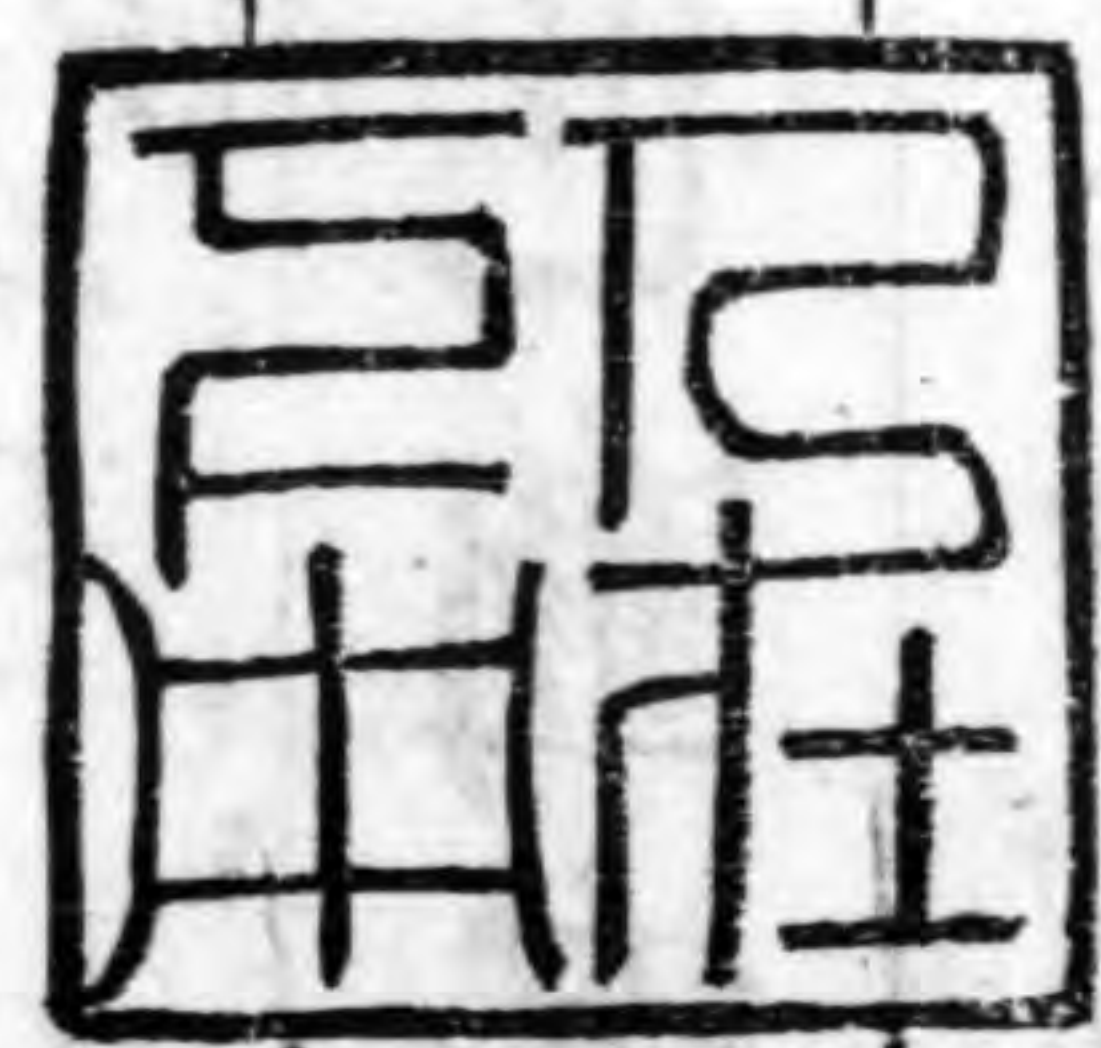
謂哉以其事高尚藏有用於無用云
耳由此言之山林可無經濟乎古經
濟天下制度文爲詳可考見者莫如
周公周禮六畜六獸六禽之名五齊
三酒六飲四籩四豆七菹七醢之品
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之界
九穀絲枲果蓏薪蒸材木鬱鬯蕭茅

之用四牢五藪三秬九十雙百二十
管甕之物司則有烜燿之屬師則有
圉牧之屬隸則有蠻貉之屬氏則有
柞薙冥鹿穴翬剪鬪砮族赤友壺涿
服不之屬人則有牛犬雞羊鵡鱉春
饌草稻倉廩稍委角羽之屬虞衡則
有山川林原之屬掌則有葛炭荼蜃
染草之屬考工記屬三十有二何莫
非山林之產所供山林之人所事而
爲之參伍殷輔憲令防制無所不經
營無所不康濟至於書無逸詩七月
拳拳欲人君知小人之依稼穡之艱
難蓋天時有生地利有養人官有能
物曲有利此四者天子諸侯大夫不

得不可以爲天下爲國大夫士庶人
不得不可以爲家爲身故經濟者必
山林樂業而後稱治平孔子夢寐周
公委吏乘田曾不以卑鄙自嫌子路
治蒲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入其邑
墻瓦完樹木茂而亟善之子產都鄙
有章廬井有伍蒺藜不生鴟梟不至
也而曰有君子之道養民也惠使民
也義經濟之美迺以山林取徵晚年
喜易其時當乾之潛當蠱之九而發
其指於行事二語謂經濟無取於山
林山林無關於經濟然則周孔非與
無論周孔屠君嘗爲郡其所經濟一
郡者與今山林有異耶山林之士不

知經濟藉口曰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曰人耕之人炊之已食之耳於是有
談空說虛了無歸宿有濶踈迂僻不
達時宜有齷齪自保無所發明有枯
稿不靈虛度此生者而經濟山林雅
俗勞佚始岐分矣堂上不糞則郊草
不瞻曠芸彼其一身莫能經濟而何
有於天下國家且夫屐屐使得其任
奕不必勝不下子遣婢入市糴米爲
人設饌日中不可得十餘自起小物
細故識者尙測其後日成敗而况經
濟與山林非二道也幽窆之爲是籍
也寧若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
庭哉習易禮師周孔者自得之矣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山林經濟籍序

庄生有言山林與宰壤与使我欣々
然而樂與維靈襟之所暢盖在古而
猶今矣是以涉其樊則神情開滌
領其趣則器識淹長游山揆妓或早
卜其同夏作賦登高便是占其為政

潛見德稱龍德達啓具屬鴻儀自通
人達士羨神龜之申尾笑腐鼠之
相嗜而沿其流者遂為鑿坏遠遁跋
窾自沉山林之士邈焉莫言經濟矣
豳安屠先生曰山林而僅供溪刻自愛
是不龜手之藥而僅世泝泮統也爰

輯經濟藉為同志者託賞沈靜然氏
聞而說之更請佐以殿最夫靈靜恬澹
以此退居而間遊即以此進為而接世是
故真儒席珍賢者避世白駒皎此空
谷玄豹隱彼深山置之丘壑誠獨宜遊
之林澤無不可若屨適之而忘足之政

不遠而會心此殆山林中坐而論道者矣
託舊襟而懷賞攬新賦以閱物奮藻
則輝暎九鴻壯遊則周歷五嶽當其
應接不暇顧能登陟獨便此則山林中
作而行之者也奇書幾種蠹魚不侵備
竹數竿幽禽相悅護春香以錦幕鑑

明月於薄帷碩人寬矣考樂俗士望之
回駕此又山林中保障之猷也幽人韻士
諧笑可歡朗月輕風嘯歌共得傲露
醉以逃禪姑妄言而說鬼素交面目可
喜澹交禮教自寬此又山林中賞襄之
烈也若乃伏身不見品格非超則尸素

之誇興日涉趣踈機事未掃則鯨曠
之愆積又或託足林水哆口叢藪皇帶
濫裁而為錦衣未化而已緇至使李固
責其聲虛承禎謂之徑捷此為踈競
又向者溪刻自愛者之所羞也靜然氏
曰先生輯茲籍也其趣愜其言文可

謂擅作者之長盡幽賞之致使觀者耳
目曠朗而若豁齒牙颯爽而生香莫不
作天際真人想坐而論道其在茲矣
先生規之哉予請隨而後也

萬曆己酉歲孟夏綠雨谿人沈泰冲
靜然譔



沈震冲字抱善



山林經濟以藉序

屠先生幽容身往圭組心在雲
壑既返初服為釋重負於是
輯山林經濟以藉成以示不佞始
交議竟譚之凡若干篇或初
或曰或衷或翼摠以願性靈而

暢山林之趣者也或謂飛遊之
上抗迹山林與朝之彥若目經
濟固其類乎道不同不相為謀
叙山林而益豕以經濟非其質矣
不佞竊非之蓋經濟山林之所
擅也而山林非廟庭之所儂也

夫士生於山林長於山林迨其得
時而駕有修者歎者崇者卑者
倪之賓筮興闡則嚴又靡弗
息肩于山林者故山林家也而
仕宦則旅也遠宦一宿漸字
形奔人情盡然烏可方也嘗聞

黃太史之論靜矣。澹之則動之
僞也。豎之則動之。主也。天有大
靜。富有日新。易乃生之。聖人主
靜。時心時行。其道光明。山林
亦士之靜已。百里宿。壽千里。月
聚旅之所需。家之所儲。資者。

之弗豫。而自諸塗人必以安之。山林
固經濟之奧。區也。經濟而不由
山林。猶之枉生而亡。奉者耳。先生
曰。唯。否。子之所言。辨矣。然非
余旨也。余素志一官者。幾三十載。
皮骨已空。今而余身始為。余有

也而山林又為朱子有也余甚適之
嗜芹美曝以公同志青黃文之
湯子經濟耳故所輯者止于留
連花鳥高瞻風月觴酒賦詩
呼白彈棋在語或可式至閣而
諧語聊以解人頤猶家居而課

米鹽胡敢比于千里之聚也不佞
呬然曰此正先生之所以為經濟
也者而希知耶山澤有寶無意
者得之弗知其為經濟而經濟也
大矣昔二三子之志師門而揭
教乎
若于異拱之點彼其良辰送勝

童冠行歌何闕經濟如或知尔
執此以注不更為也夫誼筆和墨
孰而解衣盤礴之為真畫師
也陳弱之先生曰隱淪之士不可
以不知世高廟之士不可以不知
山林知其岐弗知其合以有

知之弗以無知之夫達人夫觀一
物無闕在山林也富貴終身而
弗緇也在、經濟也勤業格天無
加也此吾師行素之旨無入而弗
得者也先生輒然嘆曰善哉今而
後使強濟又為山林有也毋令讀

是籍者謂余之與膏肓泉石者
而益之疾也則子之之微矣
夫

萬曆丁未臘月爾東王嗣爽右

仲撰



崇以觀我生甫書



山林經濟籍序

士之貴品猶玉之貴以光若之
貴以香也故凋鏤龍石錯掩光
之因點淪真煔散香之媒矯
揉摧殘落品之漸夫品之高
去任天之隆立于孤特與朝

則攬轡乘軒在祿賞其少方
韻遁野則經宗莊委壑在爭
躡其幽蹤藉子瞻曰上可以侍
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乞
兒以家_口也竊以為幽叟屠
先生至烈結在矣先生入世寘

營每結想于天際隱鱗已無繫
偶混跡于人間所輯山林經濟
籍一書寄興既適盟心亦遠蓋
漸鴻之羽自建芳于九霄隱
豹之文終托澤于多霧遊哉
風尚義多皇始足昭其神情

矣雲情烟霞豈必專其潔
昔居朝市具眼在謂非今人
茲托山林橫口在推為快士辟
貞松古檜廟堂以為為木置
之洞壑則藉蔭于幽貞似斗
柄星垣司曆以馮步占照彼

正園六耀光于飛羽故先生之
品高可追鴻大可龍峽山嶽曠可
濯漢清可踈風豈止一山林哉
舍山林而談經濟非通士之高
懷先生不取執先生而抗山林
僅潛帆之獨行經濟奚存

夫不知先生之品者不知山林
經濟以稽古也清愁都門以俟
知者

萬曆癸丑孟夏後學崇禎賢

士德卷



山林經濟籍總目

山部

一卷

叙籍原起

隱逸首策

群書品藻

書畫金湯

護書

二卷

山林友議第一

處約第二

三卷

隱覽第三

林部

四卷

食時五觀第四

文字飲第五

閒人忙事第六

燕閒類纂第七

五卷

韋絃佩第八

六卷

廣放生論第九

七卷

卦說第十

讀書觀第十一

經部

八卷

燕史固書第十二

九卷

麴部觥速第十三

十卷

牡丹榮辱志第十四

濟部

十一卷

瓶史索隱第十五

十二卷

香聯第十六

十三卷

茗笈第十七

十四卷

野菜詠第十八上

十五卷

野菜詠第十八中

十六卷

野菜詠第十八下

籍部

十七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金

十八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木

十九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水

二十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火

二十一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土

二十二卷

園閣談言第二十上

二十三卷

園閣談言第二十中

二十四卷

園閣談言第二十下

越人王軼道大書

山林經濟籍

山部

一卷

叙籍原起

隱逸首策

群書品藻

書畫金湯

護書

二卷

山林友議第一

周行勝友

處約第二

日履尚簡

履約

三卷

隱賢第三

勝槩
曠懷

幽事
名園

山林經濟籍卷一

甬東 屠本峻 函交 編次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叙籍原起

夫山林之士離人群而寄傲經濟之猷銘大業以垂青彼則依憑日月之光分圭儋爵此則攬擷烟霞之表翔鶴潛蚪雖出處之殊途而性情之一致故乘軒者經洞壑以怡神覽轡者睨林泉而頓足也志之流派有八曰典曰疏曰注曰籍曰記曰書曰箋曰箒總

之曰志而已夫挽頽風而維末俗者救寧宇宙之經綸懷獨行而履狂狷者展錯山林之經濟此籍之所繇以定名也且夫高蹈之人豈徒任性直行保閒無用而已哉亦惟冥心物表卷跡翬氛望古獨適求友千載予嘗載稽前史隱逸等篇則知山棲壑處之容九游三避之賢大都道德可宗學藝可範天子諸侯舉不得而臣友矣哀隱逸于首策崇典刑于先哲也群書品藻可爲經濟籍羽儀者輒亦輯附焉第世法多途通覈而紀於是友倫之宜敦紀山林友議第一

燕處之宜淑紀處約第二玄箸之貴超紀隱覽第三飽食之貴思紀食時觀第四晤言貴必暢紀文字飲第五幽居貴有韻紀閒人忙事第六妍媸必甄別紀燕閒類纂第七有過勿憚改紀韋絃佩第八採物命以弘慈悲紀廣放生論第九擬易象以託諷諭紀卦玩第十資誦讀以勗前修紀讀書觀第十一慨名飲之風微紀燕史固書第十二戢賓筵而曹肅紀麴部觥速第十三滋畦苑而顏怡紀牡丹榮辱志第十四銜史索隱第十五香壘第十六煮茗焚香高論未已

烹葵邀客玄談轉清豈惟滓穢外祛抑亦靈根內滌
紀茗笈第十七菜詠第十八至乃詼諧謔浪之策風
人逸士聆之而解頤濶論迂談之簡拘窳宿儒覩斯
而疾首雖其爲道之不可同則亦何天之不可飛也
紀五子諧策第十九園閣談言第二十終焉於戲山
林經濟之業畧云備矣尼父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道之不行顧安所事達乎然志而弗
求爲冥行爲罔覺爲虛拘今居山林也而冥行而罔
覺而虛拘也而可乎吾不敢玩愒作山林經濟籍

萬曆戊申修禊日屠本峻書于人倫堂

隱逸首策

東漢書逸民傳序

南宋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故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節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
其操或去危以固其安或垢浴以動其槃或疵物以
激其清觀其甘心猷晦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

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命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置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韞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徵貴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

達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漢帝德稍衰邪黯當朝處士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晉書隱逸傳序

唐太宗文皇帝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于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聞于孫子是以處景伊存有生之恒性在室斯害惟

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聲江海之上卷跡囂氣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
川停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返
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
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
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乎巖穴玉帛之贄
委于室衡故月令季春之月取名士禮賢者斯之謂
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
俊之嘯咏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
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集綴于
篇

宋書隱逸傳序

梁沈約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
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
子路遇丈人荷條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
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
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

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于全身遠害非必巖處穴棲雖藏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莫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陽皦皦然出俗之志乎遜世避世卽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遜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卽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猶有可傳之跡此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于違人論跡旣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鷄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

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著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旣聞其說賢者之同于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于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于賢者事窮而亞聖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徃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資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琳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處

置賢隱之稱其餘夷心俗表蓋逸而非隱云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秉偏介之性不能降志屈道
偕譽朝通若使值見售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
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也且巖壑間遠水石清華
雖復重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彷彿林澤
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瞩桂冠
東都何難之有

南齊書高逸傳序

梁蕭子顯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

出殉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跡萬品若道義內足
希微兩忘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
神于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
人孔門有鷄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無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
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
氣求志達道未或可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
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
望馮恢下節見漏張華之辨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

今諸子仕不求聞退不議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
逸民之軌操故掇爲高逸篇

梁書處士傳序

陳姚思廉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
者也古之隱者或耻聞禪代高談帝王以萬乘爲垢
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莊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
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以求其志處汙不
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于朝市又其次也或裸體佯
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思孝慈而不恤此全身

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制有
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于時者豈同年而
語哉孟軻曰今之人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
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
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高
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罵
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
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
故以備處士篇云

易嘉肥遁軻稱尚志志以發言言以彰志六經之言至矣志于道者也晉魏唐宋文人富貴功名之念橫于胸中故篇牘悉自其中所藏者發之去斯道本原大相燕越彼烏覩夫考槃之志者考槃非盡道也志考槃近道者也言人人殊矣論說文章則記尺牘歌詠則記卽功名富貴之士有一言幾乎道者亦記之其人晉魏唐宋之人也其言非晉魏唐宋之言也羲皇以上之人之言也彼豈皆心羲皇以上者乎而其言之塵芥六合泥途萬乘則深

有合乎嘉遁之旨高人達士脫迹于華山之陽雨餘烟隙吟誦一過甚足以消其局促澶涘之思倘鳴璫曼玉者三復于斯亦知還而勇去何至淹寵固位不終晚節嗷嗷然爲人所指摘以遺譏天下後世無乃晉魏唐宋功名富貴之說蠱其心而奪之氣乎故曰考槃近道者也考槃之詩曰獨寤寐言永矢勿諼勿諼之言言之深者也余則願與天下言焉後世言焉各守所志以共追古風豈直月露風雲流連光景已爾武進龔道立應身撰

考槃集序

所謂逸民者非必心皆山林枯槁之士故羅鶴林云
居市朝軒冕時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士肯
哉言乎苟有是念則如靈運謫仙李兵部白分司
蘇黃門之屬非不握符鳴璫所謂佩玉而心若灰
灰也故錄之其記言也亦然若醉翁迂叟赤壁岳
陽諸篇固非山林中事然胸次悠然不爲外榮所
點染與居山林者何異誠考槃者所不黜也考槃
例一
人以藐然幻軀淪茲火宅高車大蓋甘白首以馳驅
金埒銅山望蒼崖而嘔噦交乏素心之彥跡有紅

塵之累業火煎其肺腸乾焰熾于靈府舉世內熱
誰其沃之都公玄敬玉壺冰語摘烟霞篇藏丘壑
手之者如釋吞火而飲冰當執熱而以濯也然古
今清事采掇未廣張孺愿徧爲蒐羅視昔加備凡
碩人韻士崑居水觀者座置一通則五嶽可以神
游衆山爲之皆響優游卒歲其樂弗諼若夫身纏
世網而藉口林臯志溺紛華而虛談曠寂則林慚
澗愧隱德之衰也不惟滓我山靈茲編因之蒙垢
矣閩中徐燾惟和撰

玉壺
冰序

吾家幽窗輯古今名理佳言考槃幽事爲山林經濟籍或言幽窗今日爲政尋盟松桂結伴禽魚希逸士之玄縱追高隱之鴻致此挂瓢洗耳之風也於經濟何涉焉余曰否否夫善斲輪者妙於其苦疾徐之外善點染者妙於筆墨踐徑之先如必掀髯抵掌高議雲臺之上乃稱經濟則古之枯槁沈淵長策弗售者何限安期生詎遜留侯徐洪客可當藥師陳圖南豈後乖崖無心於經濟而經濟自遠余嘗論士大夫謝政林居窮幽造微焚香煮茗輔以讀書此最勝事游目萬卷抗志千秋機神澄湛視問舍求田者世當有辨也是籍言馨蘭蕙語瑩冰壺披之者如天風颯爽令人滌暑味之者如沆瀣芳冽令人忘渴此醉心名利客一服清涼散也又曷嘗取廟廊事一一借箸而籌之哉夫尚子游囊常携五嶽大觀宗生臥室可令衆山皆響以此方於幽窗經濟之籍而其所以爲經濟也超矣甬

上屠一衡仲椒撰

山林經濟籍序

出魯一澗中琳琳山林

丈外幽姿靈齋之靜而其所以為靈齋也故矣

漢帝其在焉大贈宗主相室而今泰山蒼翠以我

天外普照鳳凰軍一之出各而書之若夫向于然

而今人志以到靈心以修容一則青氣媚世

琳之清皎天風風爽令人然得利之休也

清利田者世有林將也長深言德蘭則瑞堂

清地景類事誠且陶表其志于林林軒登斯

書畫金湯

陳眉公書畫金湯其措置有方鑒戒可法讀之使人
爽逸矣第惡魔之來由于善趣落劫之遭起自
莊嚴於是匹夫招懷壁之罪香麝罹噬臍之災此
又蓄書畫者所當觸類矣予拳曲士也室無長物
而有蓬心喜其言故思之思之故論之云爾無當
於金湯之一嘯也屠幽叟識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明窓 名僧 風日清美

山水間 幽亭 名香 修竹 考証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竒石彙鼎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橘菊時 瓶花 漫展緩收 拂晒 雪

女校書收貯 米麪果餅作清供 風人韻士在坐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繕 研池污 市井談 裁剪摺蹙

晒穢地 燈下 酒後 鼠嚙 臨摹污損

市井攪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蝨魚 硬索 巧賺 酒跡 童僕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棟料銓次

莊嚴

帝王璽 五色玉牌記 竒彩粧裹 內庫秘藏

玳瑁琉璃紫磨金 白玉文犀舊剔官窰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綵珠母石青旃檀匣

繡帶 寶籤 竒絲裏囊

落劫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煉裙襪材

經濟集一
書畫全錄
二百六十七
獻豪門

不肖子

殉葬

不讀書人強題評

護書

予家舊藏書往往爲人借去或浮沉焉或託辭焉以是蘊結于心因自咎曰借書三痴予居二矣既讀陳眉公書畫金湯載硬索巧黠輕借奪視爲惡魔又復詫曰予漸于魔也久矣邇來我往借書大有斬意毋乃監于惡魔而然歟不足恠者然人來還書大有汚損於是悔輕借之靡及矣宋人張功甫品梅著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謂觀梅者如是則梅之幸不幸存焉爾矣近時吳人金三枝品曲亦著宜稱屈辱之文予之作護書也亦準宜稱屈辱屠豸叟識

宜稱十二事

淨几名香展對	韻士宴會賞鑒	名飲揭置座右
野老晴雨較量	同心登眺提携	空谷時當足音
良辰美景稱說	可兒錦囊懷袖	佳人知趣把玩
馴僕拂晒收藏	奇石彙鼎相傍	趣人珍護送還

屈辱十八事

俗子妄肆雌黃

達者一覽便擲

儉夫攘爲已有

拘儒塗抹更改 游閒手捲作筒 學究破句點讀

材沙強溷敷陳 惡客豪啾嗤誚 憨人狼籍作踐

市井聚談擾溷 仕途包封書帕 巷內路傍粘帖

窓下障風代枕 酒肆茶坊膾炙 措大裱褙裹書

內人挾冊裁剪 酒肆書頭上帳 傭書胡寫亂抄

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瓜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

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

贈此法 趙孟頫
書跋

按趙承旨書跋云弗捲腦弗折角弗爪侵弗唾揭

弗代枕弗挾刺凡示戒者六事隨損隨修隨開隨

掩凡示守者四端前輩咸能戒守此法今時後生

藐六戒忽四端書畫幾何而不懼惡魔落劫耶江

河之趨徒嘆息而已惟自誠曰書無副本者弗借

作踐書畫者弗借慣假不還者弗借屢取不發者

弗借卽臨以不測之威先以謬恭之色寧異語以

謝去弗輕諾以悔來屠幽窆記

山林經濟籍卷二

甬東 屠本峻 幽窗 編次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山林友議第一 周行篇 勝友篇

夫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知在三之義惟臣居五之倫惟友大哉友乎組織仁義磨礱道德金石不足論其堅琴瑟不足論其和蘭茝不足論其臭膠漆不足論其固也叔世彞敘漸汨心計轉乖至比於鷹鷂淵壑可畏哉可歎哉昔人謂山林之交與朝市異

既不能脍山林而與之同焉得不析朝市而與之異乎夫因五交生三釁者孝標之所以廣絕交也訪三笑追六逸者本峻之所以定交議也山林之人豈徒流連光景繾綣蘿薜而已哉亦惟希至寶于靈臺悟空花于智府展棠棣之華敷敦螽蟊之鳴躍歡愉樂于長年恆陵夷於儕輩高不絕俗卑不同流洵城市之贅肱實山林之彝鼎也商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以斯而談山林隱遁之棲當求之鮐背鯢齒之老矣夫總角而交白首相好以七十載通計之二

十之朋不知十五之慕三十之侶未若二十之暱齒垂七十而向之定交若雉上露珠懸綴不久幸而歲增一歲締結幾親年加一年相識幾友於是親故滿前不現其凋零之狀靜言思之可勝永歎亟須徵會安俟河清乎然飲食晏樂有生不癯里閨過從無意無必或五漿先餽或二簋克享或殺鷄爲黍或酤酒市脯或盤殮市遠或尊酒家貧倉卒之間咄嗟而具有來必款有留必洽鷗情可使狎機舍者與之爭席矣夫居深山之野人不能飯糗茹草蹈處士之高躅

又喜徵逐膏腴于彼趨中固樂盤游在我法內將淪
 苦海也乃其齋持八關肉食五淨惟可律之檢身自
 奉非可例諸祭祀燕享蓋儉本美德入吝為凶惟其
 沿也去泰去甚隱居人倫是法平等落落晨星而不
 為踈時時晤言而不為數處窮鄉異谷而不怨其遐
 居連畛比屋而不嫌其邇餽遺而不為瀆詼諧而不
 為狎歿喪而盟不寒箴規而心服下濯足振纓朋松
 友鹿不恃不求無諂無妬此所以異於朝市者也山
 林之交以真為貴者也是故淡為真味素為真色朴
 為真性儉為真德一為真數誠為真心敬為真意吾
 見率真而為友所賣矣未見矯偽而能全其交者也

周行篇

謝諛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惟有

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世說新語

傳茂遠淡然靜處不妄交游袁司徒每過其廬輒嘆
 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幃其人斯在豈得非名

賢何氏語林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

情自接汎舟寒裳率爾休暢

盛洪之荆州記

靜處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

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絕吾子思弘遠理

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于窮野結箕子乎蓬

廬侶范生于海濱儔黃綺于商岳憑輕雲以絕馳

游曠蕩以自足雖不能齊足下之所樂亦吾之所

願也

稽茂齊荅趙景真書

王摩詰兄弟俱是名流極相友愛居輞川別業與裴

迪輩觴詠往還窮極林泉之趣性好潔日令園丁

數人薙草猶恐不給其田園詩誦之令人坐想當

年勝槩欣此老傲睨閒適于其間也其一曰採菱

渡頭風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

裡人家其二曰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

羊自歸村巷童穉不識衣冠其三曰山下孤烟遠

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其四曰酌酒會臨泉石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

朝折西舍黃糧夜舂其五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

更帶朝烟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春明退朝錄

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名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之
 右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聲弄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許過必相規疾病相救藥而貴達生書尺必直言所知所聞單詞片箋稱呼或號或字不以官止談

風月話名理毋言時政毋言人長短得失毋輕諾人以事飲饌隨所具坐序齒飲隨量詩隨興而作不限韵不罰不逮不諷諭譏刺憤時懣俗自得而已去來不留坐起自如乏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無速不至亦不遲事後不謝器用陶瓦責俗禮者勿入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愛人以德勿以姑息接引後學共追古風
山家清事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踈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

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
之逝而迂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
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途寧獨
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
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之大略也

陳寄余
懋昭書

淨几明窓好香茗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豈棚菜畦暖
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居緯真
清話

竹裡登樓遠窺韵士聆其談名理於坐上而人我之

相可忘花間掃石時候棋師觀其應危劫于枰間

而勝負之機早决

居田叔
空言

藝蘭時藥問术討芝寵辱無驚鑄就幽人情性携柑

聽鳥們蠶挾書安閒有託養成野老疎慵

居田叔
空言

勝友篇

家貧不至凍餒年高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
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
中小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
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

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白氏長慶集

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相與往還故有以自

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云多素

心人相與樂晨夕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

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

杜子美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往還詩云錦里

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曰相

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欲滿徑野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

隨所謂朱山人者固非常人矣李太白尋魯城北

范居士詩云忽憶范野人田園養幽姿還傾四五

盞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載期風流自

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亦可人之流也鶴林玉露

王梅溪家園有井有竹有梅有桂而時蘭植昌陽猶

狎於其間因字之為井子深竹子修梅子仙桂子

蒼蘭子芳昌陽子先而已為王子野稱林下七子

已而夢有五人來謁者自稱黃公丁公柳先生三
 徑居士三槐公子請得與茲選則家之黃楊丁香
 菊柳槐也遂復字為黃子嘉丁子素柳子春菊子
 秀槐子夏凡十二子各賦七言絕句一首沈肩吾
抄
 曩時朋舊過從今日僅存三四惟卉衣木食之儔咸
 以豐草長林為事或引其游朱門則蓬扉早捷或
 要其聚春糧則牖履高懸或訪彼扁舟則孤帆霄
 遁或延其賓席則一偈晨留溶丘壑於性情託枋
 楡而愉快曾無言尺行寸之慚深得二滿三平之

樂予之知已斯焉取斯

屠田叔
空言

古者李建勛之有竹居也則琴磬南華湘榻曰嶧陽
 友曰泗濱友曰心友曰夢友晤言一室間無其人
 或者羲皇之侶乎王梅溪詩曰三百青錢一株菊
 移置窓前伴幽獨南來何以慰相思有此歲寒三
 友足此則三友也白樂天之為友則詩也酒與琴
 也夫詩思琴心相知不淺錦囊綠綺所志良深乃
 至有娛於酒者呼為紅友為玉友宋魯端伯以十
 花為十友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芍藥艷

友崑桂仙友海棠名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菊花
佳友荷花淨友而王僧達謂褚先生從白雲朋松
石介于孤峰絕頂者數十年則嘗以松石爲友米
元章爲人不群見立石稱竒呼爲石友而下拜潘
安仁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君子哉斯人
能取交于石友矣心不可轉當自堅貞如石但爲
人心易轉此道蔑如誰謂米顛之拜不足下哉世
有畸客每作賓主于山靈品屬幽人亦許莫逆于
鷗鹿侶魚蝦與麋鹿蘇子瞻旣友于麋鹿買溪友

之白魚杜子美旣友于漁子此皆於無機之境卜
物外之交開獨徃之情伸不言之契真素心玄賞
絕影遺塵者也至若醉吟先生與嵩山僧如滿爲
空門友平原韋楚客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
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遇忘歸命曰四友孔淳之
居會稽剡水而性好山游游必窮致與徵士數人
俱爲物外之友或定交于杵臼或結好于金蘭或
以小友忘年或于白頭傾蓋嗚呼友道如斯可以
語友矣然而太虛爲室明月爲燭四海共處孰分

往來此張子同以六合為友也道德為甫神明為
 母清淨為法太和為友此陸法士以方外為友也
 德不孤而有隣心同道而為朋此又得交于方之
 內外者也如此亦稱如雲之勝友矣屠幽叟先生
 過問友之居而觀問友之說起而快然曰善哉問
 友矣

沈孟還物
外勝友譜

處約第二

曰履篇
尚簡篇

履約篇

夫士于處山林胡可心為形役也志務名高也惟辦
 真實心行平等事是故君子能久處約也處約斯能
 長處樂矣處約者約會約時約事約景總之約於禮
 而已約於禮故失之者鮮矣約而為論其綱有四會
 有不赴者有赴者時有不出者有出者事有宜謝者
 景有宜賞者夫宜赴而不赴是謂怪誕宜出而不出
 是謂鄙陋宜謝而不謝是謂醉生宜賞而不賞是謂
 夢歿怪誕也鄙陋也醉生也夢歿也非吾藥籠中物

矣

日履

會有七不赴 鄉飲酒席 喪家題主 請酒望答

不尚古風 酒席誇張 勢要在坐 華筵敬卜

會有六宜赴 幽客相期 高僧相約 韻士相邀

勝地相游 尊長相呼 知己患難

時有七不出 遁情客至 市道挾交 術士持書

路遠乏輿 強要紹介 和解不從 公行請托

時有六宜出 天街月明 長林雪霽 園苑看花

郊外踏青 里中賽社 高僧講經 僧不高 不必往

景有六宜賞 晴夏晚雲 春雪未消 清流急湍

斗室清談 雅童度曲 餅花燦爛

事有六不宜

貴官上客不宜接 貴游書札不宜修

論人長短不宜和 不在社會不宜赴

諾人以事不宜輕 作置書郵不宜許

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之無盡藏也 蘇子瞻 赤壁賦

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肉食無公卿福
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可曰隨常而已

蘇子由集

雲峯山中有逸民自號寄傲居士念茲曰寄傲行茲
曰寄傲名言茲曰寄傲山曰傲山溪曰傲溪居曰
寄傲之居問其姓名問其何許人曰吾不知也縉
紳處士貴介公子聞其風聲辟易駭汗無與游者
乃呼菊為朋結松為友與麋鹿為群庭廡之間凡
席之下山獻其奇水獻其清月獻其惠朗烟霞獻
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獻其所有居士不讓而有

之克乎若有德也泊乎其無與於外也

羅一峯寄傲居士傳

履約篇

生平少偶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岬確
乎之情峰橫海岬影纓天閣旣謝廟廊之華綴組
雲臺終忽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陽狂隴畔者
良由氣岬疏凝情途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
人孤秀神岬每遘迴於在世故君山直上感壓於
當年叔陽夔舉轉輾乎千載所以長群魚鳥畢影
松柯半嶺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
歌于川澤之間諷咏於澗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

游偃息于卜居之下如此而已若夫驚巖罩日壯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
幽松栢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
茲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覽烟霞高卧
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羅方寸每
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拈此片言

輕枉高聽

張克與
王儉書

吾少嬰疾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
童稚已懷遠迹暨乎弱冠遂托業廬山逮事釋和

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
於是洗氣神明翫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
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壘壘
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
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與汝曹歸耕隴畔山
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
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遠想尚子五岳之
舉近謝居室瓊瓊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尙可
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成西歸之津梁專氣暮

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愉愉樂於餘生在心所
期盡于此矣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聞雷次宗家書

吾齋之中不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
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酒且酌無酒則
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弗言
是非不問世事行住坐臥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
泉興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笑彼羅列珍羞百味
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匪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
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當遠避真率齋銘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
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
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髮飄然識分
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
知海寬靈鵲怪石紫姜白蓮皆吾所好盡在目前
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閒閒優哉游
哉吾將終老乎其間白氏長慶集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曰粗羹淡飯飽即休
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一滿過即休不貪不如老

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

賓主皆忘避暑錄

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文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于文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史傳古人文集此又宜于

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閒居錄

楊誠齋年逾七十聰明強健退休南湖之上老屋一

區僅蔽風雨自贊曰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何氏語林

閒境志者肇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際限之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遼邈曾不畦步至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目舒長如桃源與

翳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爲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
之棲寓峻行逸軌之游塵也境內之人心和而氣
平神靜而體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閉聰明
之牖息思慮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
昭之解繫譬適輪之繫柅然而篤於修厲者譏其
墮役於智巧者謂其拙湛於功利者疑其矯非夫
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卜隣焉其視
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仲因之
以辭祿位躋哉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寄傲之

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放浪乎
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月於枯
棋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藩域者
也乃有黃冠羽服襖衲方袍逍遙其間自立門戶
曰清都曰淨土蓋閒境之別名也自世途歆豔斯
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爲捷徑一出焉一入焉
誠未足與議今之人游談賦詠挾以爲高慷慨激
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以其淡
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嘉言而畏蹈可暫而莫久歟

余嘗熟游送之者皆自岷而返也因述其旨趣以

導夫來者

屏山病叟記

一間屋六尺地雖沒莊嚴却也精緻蒲作團布作被
日裡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
魚幾擊龕常關門常閉好人放來惡人迴避髮不
除葷不忌道人心腸儒者服製上無師下無弟不
傳衣鉢不立文字不談禪不說偈但無妄行亦無
妄意不貪名不圖利了清淨緣作解脫計無罣碍
無拘繫閒便入來忙便出去省閑非省閒氣也不

游方也不避世既非庵亦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

世佛何人佛何處此即上乘此即三昧日復日歲

復歲畢我這生任他後裔

林洪清淨齋銘

羈客在雲村蕉雨點點如奏笙竽聲極可愛山人讀

易禮斗後騎鶴以至不減聞韶也宿火地壚煨芋

以待

盧柳南約鮑山人聽雨帖

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不幸

早失偶一婢給洒掃一子能自力食才一孫甫成

童自費一飯一蔬一榻一葛所玩止易論語亭下

修竹千箇又愛古人好生不殺鷄鴨此外皆長物

也崔子鍾尺牘

吾坐吾亭百念灰寒床散帙以無收琴無絃而不御

閒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于雨香烟細水光

月白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溪山猿鳥之非分

內物何有于簿書鞅掌以役吾形輪蹄奔鞅以動

吾氣榮辱升落以紛吾之懷抱者哉林見素文集

以書史為園林以歌詠為鼓吹以義理為膏梁以著

述為文繡以讀誦為菑畬以記問為居積以前言

往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修持以作善降祥為

因果以樂天知命為西方陸平泉宴居日課

春色已盛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事前有小花

圃課童種菜亦有少趣傍宜秋門高槐古柳一似

山居頗便野性耳清言玉屑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

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鬪曲直不徵文逋不

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陳眉公崑山居幽事

特公餘暇或北窗或西窗下或雙溪或...

西窗不與田字不問矣亦不問山亦不問...

山或餘暇或北窗或西窗下或雙溪或...

自飲則其性亦...

...

尚簡篇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

去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家便獨酣暢雖當

世貴盛不肯請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

志自得於林臯之間考槃記事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既醉

而退曾不恠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裋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陶淵明集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併韓公在北

門作四并堂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予遵行四方當其少時未知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即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公曰母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年少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

石林避暑錄

溫公居洛與故老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過

五為真率曾子瞻在黃既絕俸而往還者多復殺而為三自言三養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石林老人山居饌具不能時得無二公而參行之戲語客曰古人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會者用君實以當燕舉以告客客無不笑者然亦

莫吾奪也

葉石林避暑錄

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曰儉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世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

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

蘇子瞻尺牘

東坡居士自今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

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

不從而過是乃止

蘇子瞻尺牘

蘇子瞻在黃州返嶺表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則必出

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談諧放浪不復為吟

哇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始

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葉石林避暑錄

晏元獻公佳客至必留然自奉儉約故盤饌俱不預

辦但人設一空按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第

必以歌樂相佐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間罷

遣歌樂曰汝輩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

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有比也

清賞錄

客至留饌儉約適情簡隨有而致酒隨量而傾雖新

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

將免勞煩以安生

張忠簡屏風銘

羊祖欣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醒醉鄙人

性故不飲喜看人飲雖未能遠希羊公要亦近其

情性常欲昉會于溫公真率有友在坐笑言且須

先覓真率人一坐賞其雋言

屠田叔尺牘

先公歸老林丘友人徑造必留款洽先具蔬飯次拂

尊壘漸增品案數噐盡歡而罷有時童僕他幹不

肖侍側躬執壺竈賓主皆忘今不肖亦挂冠矣回

思先公之世邈難再覩間與生平知己期共敦此

風皆陽浮慕而陰左之是知倡約非難而守約為

難也

屠田叔尺牘

山林經濟籍卷三

甬東 屠本峻 陶容 編次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隱覽第三

勝槩篇 曠懷篇

幽事篇 名園

夫結友考槃樂饑衡泌懷五岳以采真晤三乘而圓
性則有攬勝槩凌雲倒景叙幽事快耳洞心述曠懷
悃釋忿銷乃所稱道隆則鵬騫道汗則夔屈者乎使
夫枕流者挹其芳潤漱石者爽其齒頰也故知碩人
之適韵士所窺文字之飲風人所詔非紀名言曷徵

玄賞矣名言者覽景會心景寄耳目之前其思自遠
談玄揮塵談生几席之上其味自雋也夫一意耽幽
嗜曠志存保已宴會之事都不相關一意舉尊博奕
託迹漫形玄著之趣冥然莫覩櫻世網而藉丘壑之
談樂紛華以語曠寂之致入林不慚臨澗無愧相彼
伊人諒不散賞於斯矣此皆隱君所游覽故著名于
篇

勝槩篇

廬山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俱

響晨牖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白之在

茲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

廬山記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
帶郊郭白水翠崑互相映發有若畫圖王逸少云

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會稽志

會稽境多山水峰萼險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摧幹
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

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世說新語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巘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茸其上若雲興霞蔚世說新語

王司州至吳興顧渚中看嘆曰非唯神情開滌亦覺

日月清朗世說新語

梅溪之西有石門山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谷含雲

深溪蓄翠蟬鳴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

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徧饒竹實

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虛語陶隱居集

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岼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

四時俱備曉霧欲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

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陶隱居集

葺駢梁于巘麓棲孤棟于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

東窓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

陌縱橫塍埒交經道渠引流脉散溝弁蔚蔚豐草

苾苾香秔送夏早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菽

粟候時規節遞蔬遞熟供粒食與飲宴謝工商與

衡牧生何待于多資理近取乎滿腹謝靈運山居賦畧

春秋有待朝夕湏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蔬菜當殺

採藥採頽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
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會揚較以揮具列
于言誠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前乍
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踈嵯巘
杏壇柰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
檜帶谷映渚棋梅流芳于回巒桺柿被實于長浦
畦町所菑含葉藉芳蓼戩夔薺葑菲蘇姜綠葵按
節以懷露白韭感時而負霜寒慈標倩以凌陰春
藿吐茗以近陽弱昏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

顏自傷承清府之有待冀在衰之可壯尋各山之
竒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
門據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于洞穴

訊丹陽于紅泉

謝靈運
山居賦

三峽七百里中兩岫連山重巘疊嶂隱天敞日自非
停午不見曦月至春冬則素湍綠潭迴青倒景絕
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每晴和霜旦林
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空谷傳聲

盛洪之
荊州記

稠木傍生凌雲交合危巉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

於青林之下富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
不周玩情不給賞盛洪之荆州沮水記

故鄣縣東三十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峰入漢歸飛
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

蘿披徑信足以蕩累遺物娛衷散賞吳均尺牘

自富春至桐廬一百里許水皆瀾碧千尺見底游魚

細石直視無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岨高山背

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百十成峰

泉水漱石泠泠作響如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

務咸窺谷忘返矣吳均尺牘

性愛山水頗樂閒曠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當願

卜居幽僻併絕囂塵此園左帶平岡修陂千頃右

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通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

表裡烟霞每賸春迎夏華蘼競發背秋向冬雲物

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除已窮歷覽張纘

家書

本縣有雕山水石清麗高崑四匝良田數頃先有野

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

棟蘿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
 雲實旁照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
 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
 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知天地間矣

祖鴻勳
尺牘

去秋始遊廬山到香爐峰下見雲山泉石勝絕因買
 草堂有喬松數十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為墻垣白
 石為橋道流水周于堂下飛泉落于簷間綠柳白
 蓮生于池砌每一獨徃便彌旬日不惟忘歸可以

終老

白氏長
慶集卷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結廬衡山頗懷尚平之志以
 疾還江陵乃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
 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高士
傳

河北有層山甚靈秀山峰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
 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巘
 峭舉壁岍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室中若有書卷
 世士罕有津逮者因名積書巘巘內時見神人往

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

水經注畧

白鹿山青水所出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瀑布乘巘

懸河注壑雷扑之聲動震山谷石壁層深獸跡不

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

之士西谷東巘又是剎靈之圖竹栢之懷與神心

妙遠仁智之性其山水效深

水經注畧

焦泉發于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世謂之天門自

容入平徑八天井攀躡而昇至上平四面險絕無

由登陟有精舍十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雜樹

竦挺石泉方丈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

汲引有石室舊是隱者所居今無人矣

水經注畧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委折五廻方達其上故嶺有五

廻之名下望層山咸若蟻垤徐水三源竒發齊瀉

一澗東流北轉徑郎山南岑山岑競舉若豎鳥翅

立石嶄巖亦如劔杪極地險之崇峭東南流歷石

門上合下開俗謂之龍門飛水歷其間傾瀾泄注

奔蕩之音竒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

激濤襄四陸闕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

水經注畧

博水經陽城縣散為澤渚百數里匪直蒲荀是豐實
 亦遍饒凌藕婉變童卯弱年女子或單舟采菱或
 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忘疲謡詠
 者自得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水經注畧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岍崇深傾崕返捍巨石
 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
 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崩浪萬尋縣流千
 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濤波顏疊迄於下口方知
 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水經注畧

岍居南有石室五皆因阿結牖連肩接闔所謂石室
 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迹庭中舊宇髣髴
 前基北坎室上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游隱
 學之所水經注畧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鮮
 明白沙如霜雪赤岍如朝霞湘中記

衡山芙蓉峰最為竦特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峰
 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盡注山下荆州記

匡廬太嶺七重圍其周廻五百里高巘亥宇峭壁萬

尋幽岫穹欵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
纓絡於山嶺下觸石吐雲倏忽而集大風振巖逸
響動谷群籟競奏其聲駭人

遠公廬山記

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

錦鱗游泳岼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

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

喜洋洋者矣

范仲淹岳陽樓記畧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

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岫

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

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涸而石出者山間之四

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

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之遊也臨溪而漁

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殺野蔌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

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

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
 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
 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之游而樂不知太守之
 樂其樂也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
 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所止飄飄乎遺世獨

立羽化而登仙與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
 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于天
 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

蘇子瞻赤壁賦

予為汝南學官得疾卧直舍而符仲携輞川圖視余
 曰閱此可以愈疾余甚喜使二兒從旁指之閱于
 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罔經孟城坳
 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
 洗謁宮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柳浪

濯栞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
鳴抵漆園幅巾屨杖奕棋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

身之匏擊于汝南也數日疾愈秦太虛輞川圖跋

繇永新而南歷坡經丘行三十里有湖山明秀之勝

游氏世居焉觀其嵐峰迎日而曉霧縈青瑤浸澄

霞而暮烟橫紫與夫千崑飛瀑萬樹號蟬鳥鷺散

影于渚坻雒雉交飛于林麓其或桂飄金而風露

清梅吐玉而泉石潔物態景光冥會靜得則湖山

一日之晦明四時之代謝善畫者亦未盡其趣也

是以騷人文士至者或信宿始別別而出門在道

猶瞻顧徙倚而忘去王禮記

綠蘿山側巖垂水懸蘿百里許有明月池碧潭鏡澈

百尺見底素巖若雪松如插翠流水叩阿有絲桐

之韻黃閣武陵記

華岳修巒聳削上于青冥泉水縱橫迅復飛薄懸瀑

驚濤澄潭急澗觸風烟寫日月逆流霞嶂戛擊亂

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張羽玉西遷注畧

西山接太行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谿澗鏤錯其中

物產甚饒是為神臯奧區也蘆溝琉璃胡良三橋
山水所洩多歸其中水皆藻綠異常風日蕩漾水
葉遞映倚欄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東都之意

西遷

草堂之北去可百步皆修垆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
冉冉墮几席物外竒觀騰英吐藻悉來獻狀乃構
小樓四面不設屏障八牕洞開時惠風晨至靈雨
既零倚樓北顧春水瀾漫穡夫始服田事耕犁相
屬江村農務隱隱可見薄暮天宇晶明九山最高

峰頂可一二縹緲出雲外離合聳翠環以芑洲洲
旁多蘭芷雜英春深翠色欲滴浮觴其上樵童牧
叟爭以為異洲北方池植荷蕖數莖六月樓居宴
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烟霞薄林木行
人躡足蒼苔水石間遺影在地彷彿如畫月出清
光射牖皎然如練間聞吳歌嫋嫋宛轉淒切羈人
孤子流聽生悲或繼之以泣時維九月白露為霜
涼風颯至楓林落葉蒼碧如染秋高景肅天空水
碧橫塘在左葉舟放流帆影隱見迅駒過隙不可

窮狀冬夜過長竹愔易寒沉沉數漏箭不易曉西
 去古寺咫尺聽鍾聲歷歷嚮晨披襟起坐宿醒睡
 思灑然去矣歲宴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握雪
 烹茗曉霽開軒園林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
 羅列上下疑此中別有一天地若不知塵外之有

瀛海也 沈愷記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屐跡徧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
 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

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
 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空河北
 之山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山之形色不
 同如此然游山如九方臯之相馬貴得其神不滯
 其跡拳石空中作勝游得其神也米元章之拜石
 猶滯于迹矣滯于迹則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
 望安可登東坡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善游山者常在浮嵐空翠之外 綠天書葉
 谷口流潦沸騰飛泉洒漱兩岬峭壁孤豎橫盤凜然

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雲陽記

張公洞山如覆釜赤烏間霹靂開為洞洞有前後二門自前門入者懸磴而下日射之光明遍一壑磴盡處黑不可窺拾級而上從臺上仰盼俯矚怪石刺眸莫可摸寫如燃犀照海天吳紫鳳負波而浮神人異物輸賚獻琛魚龍澆澗乍出乍沒見者無不咋指吐舌洞中前明後暗自後入者非列炬不可又須側足曲跼蹒跚却行而後能下石怪不當

前洞 王穉登荆溪疏節畧

玉女潭深不可窮投絲一絢未及底曦光綠可染衣水作碧琉璃色雲鬟膏沐草木猶香信是洗頭盆

也 荆溪疏

君陽洞大石梁下石如砥水透之可浮杯或病其隘甃稍廣大類園池間流觴石令人短氣洞右盡處褰裳而涉雙崖劃然不合者僅如綆所謂一線綫天者是也兩傍石如羅漢座潺湲界道流極駛羽觴隨波客跣跌承之頃刻盡一鷗夷

荆溪疏

水洞鳴瀑碻碻自前山瀉入亂石齒齒水流其間與
 石闔聲瀼瀼可當子荆一嗽仰視石甚竒不減張
 公右臂有仙人種玉田綴岬數級阡陌宛然石色
 如雪稍深路乾泉皆泱流其後洞與寺左通前洞
 水所從出也接竹引之以供香積秋時海棠千株
 並著花一壑盡丹荆溪疏

登華子罔夜月犬聲如豹游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
 但想前賢神明開朗屠緯直娑羅園清語
 朔風蕭瑟久負藜盟偶訪僧出谷口見芙蓉盛開紅

白間綠笑日吟風大都是石季倫錦幃當萎黃凋
 落時乃為百卉留春四山爭色鄭琰草澤編

橋似許渾丁卯溪如摩詰輞川樂志林泉會心魚鳥
 幽事可探便當遺世以逍遙舟載子猷夜雪月登
 庾亮高樓鶴語清泠林光明滅夜景可愛思挾飛

僊而容與屠幽空言爽閣空言

許椽好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
 有濟勝之具嘗因是而論濟勝之情與濟勝之具
 矣有濟勝之情而無濟勝之具者此抱影之寒畸

支牀之病骨徒咨賞慕未必非賢有濟勝之具而無濟勝之情者此形乃局神人惟食肉其所以爲情具而非吾之所以爲情具也又有芳春重載門下供其水陸美景華筵故吏奉以周旋與夫以坐隱爲名流樂聖爲高獻倡和勝情不知情濟何所群言勝且不知具濟何物雖差強於執籌管窟之徒終未挂于勝友貞夫之列矣有濟勝之情矣又有濟勝之具矣聯翩獨往各有深情邃壑峻峰寔多勝具此爲第一流人終是吾輩

屠田叔濟勝論

幽事篇

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令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飲宴雖不能興言高詠啣杯引蒲語田里所行以爲撫掌之資其得意可勝言哉

王逸少尺牘

邈虞基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日洗盡五年塵土

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而去

却說傳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

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

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

役良友萃至則陳酒餽以娛之嘉時吉月則烹羔

豚以奉之

仲長統樂志論畧

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

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畊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

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於是凜秋暑退熙春

寒往太君升輕軒御板輿遠覽皇畿近周家園席

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

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軒羅頓足起舞

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潘岳閒居賦畧

虞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世說新語

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

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

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

世說新語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
 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
 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
詞節畧

夫巘嶮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簫瑟之音清山
 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
 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耳况物莫不以適為得

以足為至彼閒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
 蔭映崑流之際偃息棊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

鳥則淡泊之願於斯而畢矣戴安道
閒游贊

生平嗜好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日暮途彈
 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
 云止息將頗寄心時得休偃伸長游居之地休瓊
 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彷彿沈約上陸
隱居書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草樹
 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

總論卷三
隱賢
三十八
窓下卧遇涼風時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陶元亮書

憑几據梧靜供游目枕中之記即可爲枕帷前之帙

仍可爲帷對此自娛

梁元帝書

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荅曰往聽黃鸝

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語林

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室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煨竈旣煖而堪眠豈必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

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况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鍾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葉號珠樹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入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掇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簞

覆地有堂坳藏狸竝窟乳鵲重巢連珠細網長柄
 寒匏可以療饑可以棲遲敝隘今狹室穿漏兮茅
 茨簷直倚而妨帽石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床
 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陽枯木髮則睢
 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
 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繁著金精養於秋
 菊棗酸梨酢桃梳李菓落葉半林狂花滿屋名爲
 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庾信小園賦畧

草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

戶來陰風防狙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
 斲而已不加丹墻汚而已不加白城堦用石幕窓
 用紫竹簾紵緯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
 素漆栞一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
 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
 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
 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白樂天草堂記

窮居而隱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

經濟集三
造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後與其有樂

于身孰若無憂于心

韓愈文

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游之所不至徃徃獨游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床之上

含毫賦詩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唐子西尺牘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吾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書及詩從容步山逕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

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飲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粳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悅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

唐子西集

迂叟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

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桑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

司馬君實獨樂園記畧

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

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僕得志之秋也

秦必

荅王商書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太白浮之使不

得言

孫覲尺牘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葉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稻鱒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廬勝地家有園林

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蘇舜欽尺牘

松竹迷徑庭花合圍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

日月于林樾中凡故疇新猷婚嫁有無皆落莫恍

忽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淡麪為

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

非有非無

葉水心文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淡小酌半醺

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

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齊齋十樂

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吟古人詩足矣青山綠水到

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已物

澄懷錄

郊居誅茆結屋雲霞棲梁棟之間竹樹在汀洲之外

與二三同調望衡對宇聯接巷陌風天雪夜買酒

相呼亦村莊之一快也

綠天書葉

枕卧雲窩中起息早晏無恒期惟便所適或同趣相

訪樂與徜徉野衲黃冠時或過之目擊一笑蒲團

上煮茗相約無事則掃地焚香脩然晏坐

金莖露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

其間得閒者十纔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
 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夫悅目不在
 色盈耳不在聲明窓淨几然香其中佳客玉立相
 映觀古人妙跡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鍾鼎親
 見商周端硯湧崑泉焦桐鳴玉珮不知身居人世
 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過于此者乎

洞天清錄

遠浦良疇扁舟矮屋出沒於雲霧杳靄間連峰嶂天
 奇石插地楓丹楸碧應接不暇幾欲移家此間買
 兩豢角犢墾十雙也

金華露

閒居勝于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
 自早燒香食罷听巾衩袒鞞鞋從事藤床竹几展
 轉北窓清風時至反患太凉挾策就枕困來熟睡
 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魚登高乘風採蓮剥
 茨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為樂未可一二
 數也

經組堂雜志

草堂前大松下種烟蘿兩藤附枝而上懸絲垂藤自
 然可愛風聲入耳月色滿懷見一鈎新月或一輪
 冰鑑挂在烟蘿之中乃倚蓬窓搔白髮摩挲醉眼

觀之指示兒女子曰世之與吾交至厚者莫如此君所謂交深惟有松蘿月每向茅齋伴我眠非此君而誰與其松風蘿月之情於此見矣神隱說

辛稼軒以詞名世凡讌集必命小史歌所作賀新郎

詞其警句云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

是每至此輒欣然自笑李侍郎昂英與客登山有

滿江紅云料山靈也要可人遊成佳趣今讀二詞

想見二公之高致也

綠天書葉

吾幸病不至死役不及身蓬藜既滿方柱長者之轍

穀稼是諮自絕勢豪之顧塵生床幃苔積階砌又

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藻歲祭日蔓室間軒

左幸有陳書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按絃拭徽讎方

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員爵星曉歡然不覺是羲軒

後也

周朗尺牘

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嘗飽母性高明

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

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勾

章之曲倘容遠志乎

陳約之尺牘

九山散樵浪迹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
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谷時或命小車
御野服執麈尾挾冊從一二蒼頭出游近郊入佛
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斑荆偶
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樹蕪樵采服食之故性嗜
茶所至携茶竈拾墮薪汲泉煮茗與文友相過從
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倦則偃息樵窩中客至
造榻與語輒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
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其放懷自適若此

陸樹聲散

樵傳
節畧

五月積雨草閣江寒青林烟濕平田綠漫布穀不歇
過客鮮從惟有茗椀爐薰展書默坐而已興到則
小酌微吟試履籬下斜照忽來淚花如訴蒼苔日
厚陰壁欲頽澗涎滿地飛蟲出樹蛛絲綴雨漫呼
小童掃徑斲木支墻亦一快事也

沈明臣
尺牘

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
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犂烹以享神枯魚燔
而召友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

茲亦鄙人之至願而故人之所予也

高叔嗣尺牘

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

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塵寧獨無與

王廷陳尺牘

箕踞竹林徙倚石几道笈梵書或校讎四五字或參

諷一兩篇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

成短琴無曲而有絃長歌無腔而有音激氣發於

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上人定亦嵇阮兄

弟之間

陳繼儒崑山居幽事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

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

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

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爨鼎令人古

陳繼儒言

柴桑之室都無長物五六月北窓下卧涼風暫至自

謂是羲皇上人人不必羲皇也心遠地偏便作羲

皇想耳今羲皇上人五六月北窓下卧涼風暫至

不作天際真人想乎今年明州毒熱屏之西園長

林箬竹一往似有深趣舊瓦屋數楹人跡罕到向

委之蟲蛇鳥鼠披蒿萊視之則復垣墉戶即雄風

至而迴馭獨宜消奮輩居之爾爾乃掘高垣鑿井
 牖惡竹剪美箭露穢草刪假山出文鳩棲託於軒
 側鷄林獻花於檻左輕風竹外作瀟瀟暮雨聲便
 覺千畝渭川去人不遠

吳幼如四
明郡齋記

城南有先人遺業一區檉楓相栗隱映若碧城天風
 海濤生几席間菱菰荷芰蹲鴟薯蕷之屬至此不
 饑伏臘之暇想足老矣足下擁赤城之標飲虹梁
 之沫其竒麗視僕直玄澗之與洿池耳然當其自
 造亦復如是

楊承鯤
尺牘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窓闥几簞皆綠雨過蟬聲
 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陳益祥
潛穎錄

月色佳甚謂先生必至乃竟不至令人惆悵閣上高
 坐觀閣下遊人如蟻酒艇如梭簫鼓間作襍以使
 酒怒罵之聲儼然元龍在百尺樓視此輩於地下
 蓋爽然自快也今夕能過我否當張燈閣檻以待
 與足下倚閣共吟懸燈千嶂夕捲幔五湖秋之句

耳

薛千仞貽屠田叔
中秋西閣看月帖

曠懷篇

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
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
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

嵇康琴賦畧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芷樹籬游鱗澆澗
蒼茵敷披竹木蒼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
侯烏稗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凌朱仲之李靡不
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

荀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
 藻之飾華實照爛之所不能及也菜則葱韭蒜芋
 青筍紫薑莖薺甘青蓼萋芬芳藁荷依陰時藿向
 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于是涼秋暑退熙春寒往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潘安仁閒居賦畧
 風伯清塵雨師灑道按轡清洛周望山野亦既至此
 酌彼春酒接武茆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
 丈逍遙陂塘之上吟味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
 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且

讚善便儂稱妙何其樂哉應休璉與從弟書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
 同當其欣於所寓暫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
 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王羲之蘭

亭集序畧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
 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王羲之蘭亭記畧

躊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
 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乎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
 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
 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士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
 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
 宙之外矣

仲長
統論

褚先生從白雲朋松石介于孤峰絕頂者積數十年
 比談討芝桂併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而臨滄海矣

王僧
達書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
 鶻鷓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
 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織繳俯釣長流
 于時耀靈俄景係以望舒極盤桓之至樂雖日夕
 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于蓬廬彈五絃之
 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
 模苟縱心于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張平子歸
田賦畧

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

任性靈而獨往保無用以得閒壠薪井汲樂有餘
閒切松煮石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
于一化非死生且暮之能間

陶隱居尺牘

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制
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栢木交于萬株流水周
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
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琴書之娛又
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

石季倫思歸序畧

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
陶嘉月而熙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
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
眺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飛
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別則墨以硯露

梁昭明太子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游石室嵒龕
拂巾燕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
里名花異果蜂鳥啣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鉏頭
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

乃如斯朗禪師尺牘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常愀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然皆湮沒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

魂鬼猶應登此山

世說新語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俄而庾公率左右十許人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

世說新語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世說新語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或命巾車或駕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而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陶潛歸來詞畧

禪師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舍迴車

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

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山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

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漸入桃

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嵇琴而

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墻仞懸絕戴逵貽慧

命禪師書

貧道業識難清心塵易壅內有愧于德充外無狎於

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

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廼夜聞山鳥

仍代九成晝視游魚聊追二子篳戶弊襟在原本非

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靖

勞想鷲嶺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

明谷響春雲終切寡聞之歎承問幽氣若蘭清音

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慧命禪師酬戴先生書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雲輕迷人路縱意崑流

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

宗測尺續

北山之北素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

停流水倚郊甸而枕平泉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

于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蔭長松結幽

蘭援芳桂仰翔鴻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

後開窓以娛花卉蔬圃在前坐簷而看灌晦二頃

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三五可充絰織家

僮數四足代耕耘酤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

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

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書探

至蹟歌纂纂唱喁喁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

遠揚權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蕭太園書

夜登華子岡輞水沉淪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

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孤鐘相聞

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徑

臨深池也當待春中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

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草麥雉朝响倘能從我游乎

王維尺牘

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如濯魄于冰壺

中也李白題象耳山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李白尺牘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惟石無遠不到到則披

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

亦趣同柳子厚文

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

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杜

松尺牘

黃岡之地多美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

代陶瓦比屋皆然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蓁莽荒穢

因作小樓二閣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聞遼戛不

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

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

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公退之暇披鶴氅衣

戴華陽巾周易一卷焚香靜坐消遣世慮江山之

外但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待其酒力醒茶烟歇

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

王元之黃州竹樓記

宅有桑麻田有秔稔而渚有蒲蓮弋于高以追鳧鴈之高下緝于深以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竒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處其倦怠而樂于自遂也

魯南豐集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塵嘗頂上之一齧嚼霜前之兩螯爛櫻林之前煎蜜滷杏酪之蒸羔

蛤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帶糟婉彼姬妾顏如桃李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璃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于兩髦候江潮于玉頰驚煖嚮于檀槽忽纍珠之妙曲抽獨繭之長綵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柁之瓊艘各眼艷于秋水咸骨醉于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嚮松風于鱗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

蘇子

瞻文

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上解衣少休

及覺已曉亂山籠窻不謂人世

蘇子瞻尺牘

長松怪石去墟落一二十里鳥徑緣岨涉水於草莽

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茅

舍燕處其間蘭菊菘之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

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裋褐以給薪水釀酒

而飲之案有雜書數十卷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

川聽流水看激湍鑿澄潭涉危橋坐茂林探幽壑

升高峯顧不樂而忘死乎

澄懷錄

草堂環合喬松百餘本交柯翳景吟風泣露幅巾長

誼偃放其間四肢交暢清時勝景其樂何如非仁

聖不能全不奪之操非堅強不能果獨往之志

雙槐

歲抄

史稱韋蘇州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予性亦

與蘇州同嗜古人謂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予亦謂

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雨航雜錄

寒簷積雨抖擻無宗得書讀之天章片片落白雲間

昏眼爲拭忽見門外水蒲平疇農事將作自起飯
犢扣角悲歌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

甚曼金
世口

西冷有楓相數章秋來酣霜韞霧紅紫點綴成林山
氣日夕西風送幾葉來撲馬頭欲令平頭奴捉筆
漫題新句亂擲流水祗恐多情措大見之又猜是

金溝中撩人春色也

綠天
書葉

登樓徙倚簾外青山如畫峯嵐半有半無江天空濶
胸次如洗時當烟雨溟濛夕霞燦爛涼飈遠樹霜
月寒潭憑欄獨得景與心會蓋有不能對人言者

金莖

露

竹溪逸民云人生百歲能幾日暮所難遂者適意耳

戴青霞冠披白氅衣所居近大溪篁竹條然坐當
明月高照水光灑灑共月色爭輝輒吹短簫乘小
船蕩漾空明簫聲挾秋色而豪直入無際宛轉若
龍吟深泓可聽簫已扣舷而歌人以爲世外人

金莖

露

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圖畫不知身是遷客也
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峰絕

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剗削點綴疑有

鬼工不可名狀每每忘返

陸儼山尺牘

落紅點苔可當錦纏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

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嘒毛褐爲紈綺山雲作主

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竹極茅榮奚輸甲第此砭

俗語也余初入山凡想種種盤錯于中每一念來

以此爲藥不淡旬一切都罷

徐獻忠尺牘

歸休山中返吾初服飲清流而澹思卧管茨以適性

混心齊物與化游衍豈知外物之囂滓哉是以高

情屬之天雲英聲振之金石興象旣超詞旨斯妙

譬則風泉激於玄牝雲彩散於層穹無資意慮聲

色自神也

陳約之尺牘

自吾居此雅宜養拙門無剝啄囂不及耳溪宜魚畦

宜蔬時果可摘稚笋可烹雨韭可剪客卒至澗毛

野錯易辦不待謀諸婦可留也輒快意飲酒半或

命童子以吳聲調歸去詞佐之醉或倚樹而立藉

草而坐客欲去我倦且眠送不送俱得每風日晴

好時野間與田父問桑麻量晴雨占歲凶豐或同

他事則笑而不答居間無人坐卧自如懶極至忘
 盥櫛興至拍手呼雙鶴相向舞間聞作聲聲嘹嘹
 入雲杪然不戒而馴鶴隨人適暇則讀漆園秋水
 篇忽有清思輒誦王右丞居輞川孟襄陽泛瀟湘
 詩但意會莞然一笑不強解亦不再讀操管臨池
 學顛老十數字縱橫下筆信手把弄似顛不似顛
 弗暇計月出環溪一碧玉宇浮潔則登樓據胡床
 坐漫學鐵笛道人君山古弄信口成聲無論協律
 乘月放舟而漁得魚烹鮮更酌弗得不以為意在

適不在物興盡乃已

沈愷環溪
草堂記畧

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漢掩映

如畫群從對影坐詠諧雜俗醒醉相笑樂劇飲無
 筭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
 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

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沈愷
尺牘

水色澄鮮魚排行而徑度林光淡蕩鳥拂閣以低飛
 曲徑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

家

屠緯真沙女
羅園清語

郡城之內北有園池聯絡前朝耕牧之鄉多林木翳然南有苑圃相望近日公侯之宅絕市塵囂隘予乃策杖孤往幸比隣于北園結伴相過亦寄傲于南圃故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又曰何必居

籬落然後為已物

霞爽閣
空言

名園

嘗聞宋趙韓王以二百萬買宅止供百日卧游傷矣哉於是感已有園宅者而不得卧游未得園宅者巧為營圖也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云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噫可以悟盛衰予奪之機矣洛陽名園記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盛許人游觀富鄭公還政事歸第宴息園中幾二十年文潞公年九十尚時時杖屨游之此數君相者足絕公門而歲時游

觀不廢身謝相位而韋布綦履仍存高風範俗千載
猶生若平泉莊之屬豐仁履道里之歸大寺滄桑更
擅無足深嗟第慨夫祠堂栢樹方森遽有居巢之鳥
銅壺虬箭將歇尚典在錄之籌一則有味豐碑不鑿
留與後人一則徒知桑戶先綢恒防陰雨乎然而猶
有看竹何須問主騁懷不必居籬者其人固在耶古
詩云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人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
等期此予節略洛陽名園記亦曰豈徒云者不獨賞
其景物會心亦慨夫人事遷謝而已名園十九今存
十八并以鸚鵡園一記足其數

萬曆戊申中秋日明甬上屠本峻幽空序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
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瀝足
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
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
群品而乃斤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
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申土圭日景

得陰陽之和嵩少纏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之士配造化而相媿媚爭妍競巧鼎新革故之際館榭臺池風俗之習歲時嬉游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言可以致近日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今

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嶮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群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已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將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荆棘銅駝腥羶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

經濟集卷三 名園 十六 三〇廿八
興之業乎思治世難遇嘉賢者用心故書其首宋陶
國張琰德和序

富鄭公園 畧節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爲近關東出
探春亭登四景堂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洞步
賞幽亭抵重波軒走土筠洞入天光臺臺出竹木之
杪遵洞而東有卧雲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
背壓通流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
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宴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
木出自其目營心匠故透迤衡直閤爽深密皆曲有
奧思

董氏西園 畧節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畫周旋有亭相望
者三逾小橋有高臺又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
自其花間涌出軒窓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
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
景而洛陽城中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
亭然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徃徃相失

董氏東園

畧節

董氏東園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十數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池中為含碧堂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曰醒酒池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籍入田宅城中二園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

環谿

節

環谿王開府宅園南臨池池左右翼過涼榭漚為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竒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臺千門萬戶岩峽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瞥目而盡也西有錦廳秀野堂植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

劉氏園

畧節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西南有臺尤
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
木映花承無不研穩洛人目為劉氏小景

叢春園節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
檜柏皆就行列叢春亭出茶藤架上可望洛水洛水
自西涵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瀄其
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
雪聲聞數十里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
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天王院花園子節畧

洛中花園皆植牡丹而獨此曰花園子蓋此獨有牡
丹數十萬本凡城中須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
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
時花則復為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
而姚黃魏紫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

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牛丞相僧孺園七里檜其故物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為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既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相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

疎筠琅玕如碧玉椽今朔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朔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荷今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甚雄侈然此猶未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為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朔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廓陌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宅傍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

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一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
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扇鑰爲常高臺大榭花木之淵
數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插者於其間而已蓋人生
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
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
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
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
植之洛陽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東李氏園人
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

松島節

松栢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
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表象先園本
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
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東
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
細流涓涓無不通處

東園

文潞公園池薄東城水渺茫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履游之

後有紫金臺張氏園殊不言景致今削之

水北胡氏園

累節

水北胡氏園在邛山之麓瀝水經其旁因岍穿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堦埴開軒窓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湫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登覽徜徉

俯瞰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霞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牽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

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曰
堂曰亭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者可久而成於人者
不可恃耶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
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
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
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蔓草爲之
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行于世所以爲人欲慕者
不在於園耳

湖園

園林之勝不能相無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
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無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唐
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四并
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
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
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
也眇眇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

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尤清徹園喜得之呂文穆公園當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又有嘉猷僉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以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挾淆澠之阻當秦隴之咽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常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躁踐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矣予故曰園圃

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見矣宋河南李去非文叔記

後序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游一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卧游錄凡昔人紀載人境之勝

爲一編其奉祠毫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交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游之噫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惟遠患不往耳往則至矣毫交嵩華視蜀猶爾封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師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至夢筆錄詩書並載而覽焉亦卧游之意也永嘉陳振伯玉書

鸚鵡園

園在義興去洛陽遠甚而綴于十九園後者以記可當卧游砭流俗也又得王司寇元美先生壽馬相公序章文學長輿竹圃記可互相發明名園盛衰畧而附之

出義興北門面城而居者今光祿吳夢弼之宅宅後有鸚鵡塘水綠如鸚鵡故名光祿爲園據之園在宅左偏入門長堤百步被以修竹水遶之曰清流稍轉而北叢桂婆娑徑出其下曰秋香徑徑右入穹閣浮樹杪可數十級開北窓以納涼飈曰清玄清玄東北

草堂靚深曰潛玄西厦爲齋庭中植白辛夷曰玉照西有小菴南枝如雪曰梅花菴南出層臺曠然城然而登望銅宮之雲荏苒衣袂曰繁露以比金人僊掌下有洞廡覆之廡之前洲在池中圓如輪跨屋如舫曰月洲自洲折而西北當園盡處亭翼然瞰池深篁重樾炎敞如洗曰清暑清暑而南清流而北一水灌注渟者若沼滙者若潭曲者若陂長者若澗圓者若環斷者若決淵然澄然凝碧湛綠廣不衣帶而崇臺虛閣曲徑重廊雲房月榭靡不旋繞包絡參差蔽虧

錯以香草羅以美箭果林在前藥圃在後名花環列
 喬木周布此則鸚鵡園之大較也僕見今之所稱名
 公卿者往往疏泉藝石鏤山雕林窮壯麗極窅窳而
 猶未愜然金鋪繡澀苔痕染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鴉
 矣而主人不得歸歸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
 鍾可憫也有如光祿君之年甚壯薄進賢如秋雲日
 與酒人詞客拍浮此園秋英可餐晨露愈渴鸚鵡塘之
 流可以療饑以此視彼豈不蠅頭與蘓合之丸哉有
 以五斗長安告者請汲此塘之流為君洗耳

王稚登鸚鵡園記畧

香山洛中耆英社一時薦紳大夫爭好談侈偉其事
 至傳誦而史繪之而五代時王溥柴氏諸父席貴勢
 日縱歡博狎飲雖天子亦無敢問以為盛哉其甚者
 或摧謝病棄之餘不能無千里之感姑託於此以逃
 而席貴勢食膏腴又末也

王世貞壽馬先生序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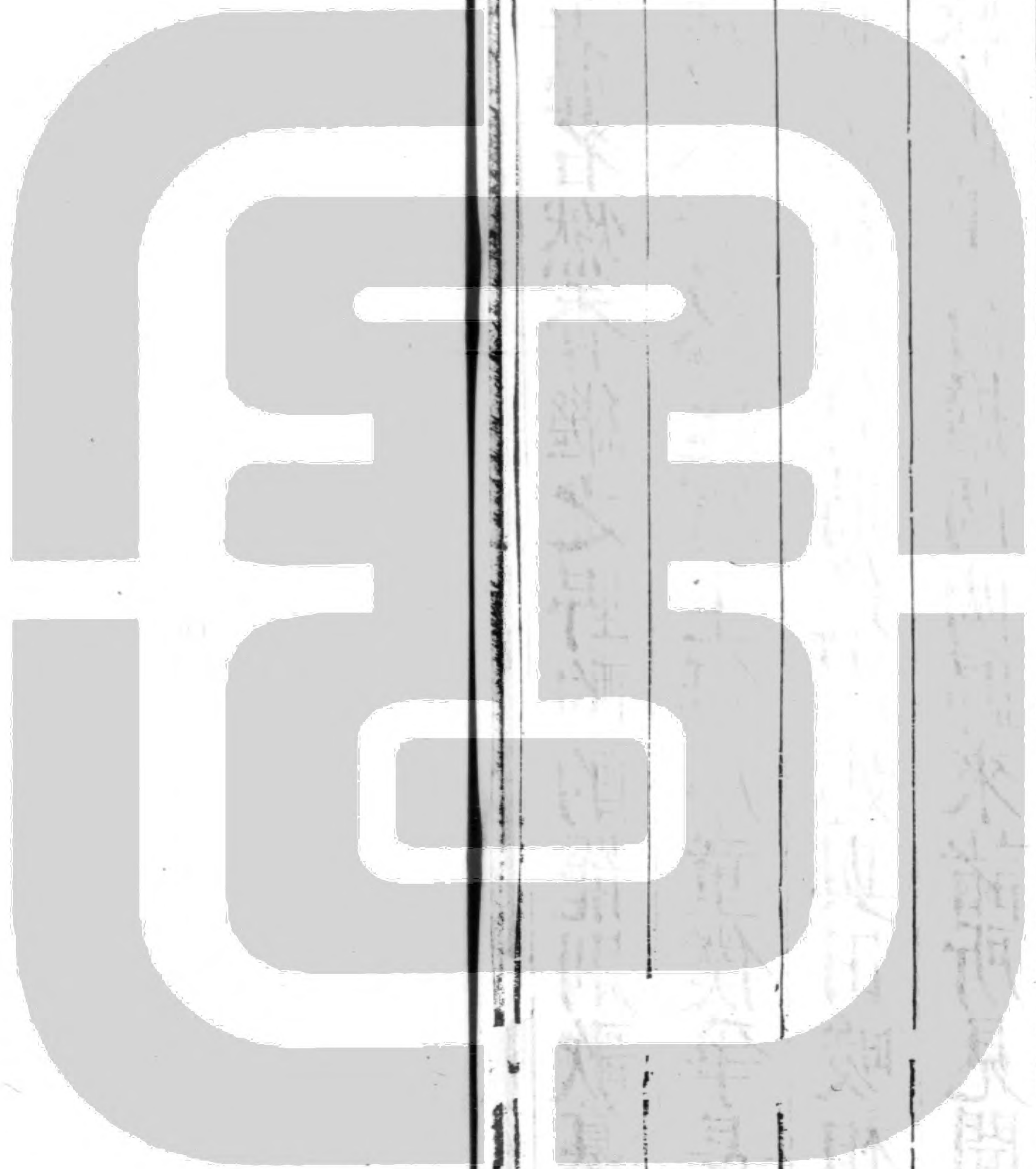
余家高橋之西陽性嗜酌稱高陽酒徒所居東數十
 武樹竹為林題曰竹圃客問余圃中有山乎曰無有
 水乎曰環圃皆水也有鴛池漁沼奇材怪石乎曰無
 有珍禽瑤草風亭月榭乎曰無客曰然則圃中何有

余曰茆茨足以架書土階足以容膝堂以洽賓客軒以供舒嘯堂後爲晒齋軒前爲竹竇齋前蘭臭次于好友竇側藥床擬于仙窟於是邪其外而閑之以竹此爲竹圃而已客曰不亦太岑寂乎余曰正取其岑寂耳我生不辰觸物多迕近函七尺假表千秋獨有此君堪爲曹耦况天際涼颼颼欲墮枝頭皓鬼殷殷若留漁燈時沒時升舟帆或近或遠沙鷗鼓翼野寺沉鐘不獨耳目忽移抑亦神情頓爽矣旣而有朋自遠扁舟觸扉入座論心寒溫雜序間出新製互相彈射煮茗燃香繼之野酌酌罷則歌纂纂咏烏烏歌咏未殘琴音忽送賓主無序童僕爭長扶杖出門遶徑回堤徃徃迷竹時逢老媪與田畯相饁亦時有牧兒樵豎跨牛荷擔兩兩歸來諸所見聞雖落人間悉饒天趣若夫西隣婦姑勃溪北舍嬰兒號聒南臯犬豕列隊東郊匹鴛成群竝是物外形聲不讓雲中鳴吠故淺淺竹圃於世情遠於道情近矣子問我池沼亭榭竒材怪石珍禽瑤草夫無而我問是嘲也問而我無是哈也如其不嘲不哈也君其問諸飛蓋扃花

之園

章載道竹園記畧

憨先生曰吾以是知飛蓋掬花不如竹圃之久何以故彼則人慕名園此則人棄淡圃故



律